生活智慧

傅佩荣教我们做孝子

■王珍

特别喜欢听傅佩荣教授讲哲学、讲国学。这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，极善于把高深的学问用于生活实践。他不仅是台湾大学深受学生们喜欢的哲学教授，也是央视、凤凰卫视、东方卫视等媒体讲座上极受欢迎的主讲人。他常常不显山露水地把哲学，把孟子的智慧、老庄的智慧等请下神坛，实实在在地指导我们居家过日子。

傅佩荣自己就是遵循孔孟之道去尽孝的。他家中有兄弟姐妹7人。父亲长年在外工作，他是在航道上管灯塔的，为了让船只得以平安往返，他尽责履职。母亲则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农妇。傅佩荣小时候天天都看到妈妈戴着斗笠从早到晚地忙着喂猪、养鸡鸭，做许多副业补贴家用。妈妈辛苦地料理家中的一切，让丈夫安心地外出工作，让孩子们都有吃、有穿、有得上学，让全家都无后顾之忧。

虽然家中因孩子多，经济很拮据，但父母都恪守职责，尽心尽力地培养、教育孩子，家庭氛围一直很温馨。但是，妈妈在50岁那年患脊椎骨肿瘤，手术失败后瘫痪了30年。他的父亲一直无怨无悔地肩负着照顾母亲的责任，数十年如一日。父母平凡朴素而善良的操守人格，以及后来母亲病榻旁的患难真情，都深深地影响着傅佩荣的人生走向。

后来，傅佩荣学儒家，懂得要孝敬，要真诚。他希望妈妈能够快乐。工作后，他主动给妈妈生活费。因为小时候家里孩子多，很穷，一直都缺钱。所以，他以为给妈妈钱多一些妈妈就会开心。他一次又一次给妈妈“加薪”。但妈妈并没有高兴起来，她说，你给我钱多没用，因为我现在瘫痪不用吃太多的食物，也花不了什么钱。

傅佩荣想“扬名声，显父母”，他在外面开讲座，就可以扬名声，妈妈应该会高兴了吧？可妈妈说，你这个有什么用呢？别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妈妈。

他就又和妈妈沟通：你要我怎么做才会开心呢？

妈妈想了想说，有了，你让我快乐有一个办法——陪我打麻将。傅佩荣就学着打麻将，每到星期六就陪妈妈打麻将。打麻将时的妈妈就像健康的人那样充满了活力。陪妈妈打麻将时，他还悟出一个“真理”——只能输不能赢，赢了就是不孝顺。陪父母打麻将，假装技不如人地输一点钱才天经地义。

但是，孝顺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与任何人相处都一样，当人的一个期许得到满足之后，就会不断地提升要求。半年之后，妈妈又说话了：你不是想让我快乐吗？傅佩荣连连点头说是。妈妈就说，你每星期不是只有8节课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每天陪我打麻将呢？

傅佩荣为难了：天天陪打麻将，哪还有时间备课、读庄子，做学问呢？所以，再亲密的关系也有说“不”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快乐完全要求别人的帮助去得到。想明白之后，他就告诉妈妈自己做不到。妈妈问为什么？这时候就需要沟通了，傅佩荣说：“第一，我们做子女陪父母打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我怎么可以一人独占快乐呢？因为我有7个兄弟姐妹呀。第二个理由，我除了是你儿子以外，我还有另外的角色要扮演，结了婚是做先生的，有小孩是做爸爸的，在学校是做老师的，然后我还是公民，还有……正好是7个角色，一个星期有7天，我正好有7个角色要扮演呀。”讲完之后，连他自己都觉得无懈可击。

这就是儒家给他的启发。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启发，所以，直到父母过世傅佩荣都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圆满。包括他和自己的学生，还有别的人际关系，他一直本着一颗真诚的心进行沟通。真诚是傅佩荣研究国学以及人生体验中最大的心得。

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幸福或者不幸的家庭，但我相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怎么才能念好这本经呢？能不能学学傅佩荣的智慧？

生活杂谈

给腊味撑把伞

■徐振宇

家住诸暨市新世纪花园的丁女士像往年一样又晒起了腊味，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她在腊味下方撑了一把雨伞，“这样做就不会影响到别人了”。腊味吃起来是香，但腊味晒出的油滴下去弄脏别人家的衣服就不香了。

同样道理，如果把湿衣服晒出去，水滴到别人家的被子上，小则听到邻居骂声，大则引起邻里矛盾。楼上楼下的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本来就要搞好关系。现实生活中，因为一招不慎导致关系紧张的却大有人在。比如有人喜欢在花园里种菜，有人停车只图自己方便，有人看到树上果实就会随手采摘，结果好好的绿地变成了菜地，消防通道变成了停车场，果树则因“怀璧其罪”遭了殃……话说一个小区要成为宜居环境要怎么做？很明显，除了硬件的先天过硬之外，软件的后天配合也是至关重要。

作家流沙河曾说过：要了解一个人的文明，需与其相处三个月；要了解一个城市的文明，只需乘坐公交车三分钟。现在的公交车更新换代，电动车不光发动机声音轻，坐着也舒服。日前，笔者坐了一趟公交，崭新的款式的确让人感觉舒适，但车一开动就感觉不好了。因为乘客较多，很多人是站着的，而电动车加速快，一起动，站着的人就东倒西歪。也不知道司机是没发现这个情况，还是驾驶的老习惯使然，每次都是急起急停。话说公交车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，是一个展示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。现在有关部门下足了功夫去改善硬条件，但如果细节问题不注意，司机的老习惯一时改不了，可能最后得到的评价并不会那么理想。

常说细节决定成败，城市管理更需在“绣花”上下功夫。事实上，一个城市的文明就是要通过不同类型个人和窗口的典型示范作用，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，给腊味撑把伞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

善意提醒

警惕不良商家木砧板藏毒

■孙建新、张逸婧

五氯酚钠，一种有机氯农药，是良好的杀虫剂和除草剂。但其可致急慢性中毒，有致畸致癌的风险，对眼和呼吸道有刺激性，若误饮可引起乏力、恶心、腹泻甚至昏迷和死亡。国内外有关公约、公告将其列为优先控制的有机污染物和特定条件下的禁止使用物质。而就是这样一种被贴上“有毒品”标签的农药，却被添加到直接接触食品的砧板上，其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令人不寒而栗！

日前，湖州市南浔区市场监管局接到该市疾控中心反馈，辖区内一企业生产的实木砧板检出五氯酚钠，含量为242mg/kg。接到反馈后，该局迅速出击，对辖区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加工场所进行突击检查，现场发现多名工人正在从事实木砧板的生产加工。在生产线末端的产品成型区，执法人员发现有半袋暗红色粉末，工人正将其溶解于水并涂抹于实木砧板上，经抽样检验，暗红色粉末含有高浓度的五氯酚钠。

原来，该厂早期使用的砧板原料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陈木，不易发霉，去年底，为了压缩成本、降低售价、吸引更多消费者，该厂将砧板原料改成桃花芯木。但由于生产工艺欠缺和季节气候的影响，桃花芯木制作的砧板被消费者多次反映容易发霉，厂家为了提高消费口碑，就从网上购入防霉粉。但其通过微信网购的防霉粉属“三无”产品，既没有厂名厂址也没有使用说明。

“我猜想这个防霉粉可能有问题，因为每批次买的颜色都不一样，但是涂上后砧板的确不容易发霉。因为销售商说效果很好，我就一直在用。”经现场检查统计获悉，该厂制作的涂有防霉粉的圆形砧板有多种规格，总销售额超5万元，目前，该局已责令当事人限期召回涉案产品。为有效震慑不法分子，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，该局决定给予涉案当事人罚款33.6612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，选购直接接触食品的日用品，如砧板、锅碗、菜刀、筷勺等，不可一味贪图便宜购买廉价、无厂名厂址的“三无”产品，应当前往大型商超并注重产品品牌和质量的选择。这样做，是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。

船上人家年味浓 徐曙光 摄

信息传递

柯桥倾情打造“幸福养老”品牌

■钟伟

这些天，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坂湖社区王美玉老人心里乐滋滋的。前不久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为她举办了一个特别的80周岁生日会，数十位老人一起吃蛋糕、长寿面，分享她的生日喜悦。

据了解，坂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2019年成立，内设助餐点、餐厅、日间休息室、棋牌室、视听室等。“经过去年升级改造，增设了洗浴室、洗衣室，还新开了一个心理辅导室，及时帮助老人解决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。”坂湖社区工作人员陈敏颖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该中心以公建民营形式运行，除了在中心开展活动外，还构建起“10分钟服务圈”，为周边老人提供保洁、维修、居家陪护等近20个上门服务项目。

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建设，是去年柯桥区政府十大民生实事工程之一。柯桥区全面打造“颐养柯桥·幸福养老”品牌，采用社区、社会组织、社工等“三社联动”模式，将居家养老无缝融合到社区发展中。目前，全区16个镇街已实现居家养老中心全覆盖，同时还完成50家村社居家养老提质增效任务。

特色美味

味道鲜美拉尿虾

■余喜华

冬春时节，台州的菜市场，拉尿虾大量现身，此时是吃拉尿虾的最佳时节，价廉又物美。

日前与一杭州客人同餐，客人问起这虾的名字，我以方言答曰“拉尿虾”。客人再问其义，我就不好意思解释了。拉尿虾（台州话读作lā x ū ho），看着名字很不雅。

拉尿虾，不仅味道鲜美，而且身上长着一圈圈的花斑纹，两只螯大小不对称，左螯细长，右螯特大，长相很是有趣可爱。

为什么台州人给这种虾取这么一个不雅的名字呢？据说吃这种虾有时会有一股尿味，故此得名。其实，这是因为虾是高蛋白物质，稍有腐败变质，就会产生一种叫“氨”的物质，氨又存在于尿液中，所以，稍有变质的虾闻起来有股尿味。

在过去毫无保鲜技术的年代，离海边仅二三十公里的老家，要吃到很新鲜的海味有点难。长时间长距离运输，腐败不可避免，拉尿虾因此得名，也就不奇怪了。拉尿虾这样的叫法，也不是纯粹海边人的叫法，温岭海边人就将这种虾叫做“虾咄咄”，只因这虾在海里捕捉猎物时挥舞大螯发出的“咄咄”声。如果大群虾一起挥动大螯，那声响就如同千军万马擂起的战鼓。

于是，博物学家就以这种虾发出的声音命名，不雅的拉尿虾又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“鼓虾”。

鼓虾是个大家族，有鲜明鼓虾、日本鼓虾、短脊鼓虾、刺螯鼓虾等。

新鲜拉尿虾，味道极鲜，是极好的下酒菜；又因价格便宜，也常被人当作零食来吃。吃虾的季节，不分男女，常见从街边的流动摊贩那里，买上一大袋蒸熟的拉尿虾，边走边吃，成为台州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
拉尿虾加工简单，或煮或蒸，几分钟即熟，红彤彤、香喷喷，让人止不住直咽口水。

温情时刻

回家是一种融化

■王书伟

人还在路上，父亲的电话就追了过来，询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家。赶紧报告父亲预计到家时间，父亲乐呵呵地说等着我回家。

以前，很不理解父亲为何这般着急，说好了要回去，那肯定就是能回去，不过是时间早一点或者晚一点的问题。何至于这么急切地再问一遍？有时嘴上不说，心里觉得父亲有些啰嗦。

随着自己的年龄增大，对亲情的理解和依赖逐渐加深，才慢慢体会到父亲的心情，这种追问是父亲对亲情的期盼，是父亲对儿女的关切。

当车子停在家门口的时候，父亲已经等在了楼下，脸上满是绽放的笑容。接过我随身带的包，和我一起走进家门。我的一声“我回来了”，让家里装满了欢乐。

进了家门，不需要顾及什么，把鞋一蹬，把手里的东西随处一放，坐在床边和母亲说说话，坐在沙发上陪父亲看看电视。只要走进家门，立刻就会感到家里扑面而来的温馨与舒适，做什么都很开心。工作上的不顺心，和同事间的小摩擦，和妻子之间的小矛盾，都因回到家中而烟消云散，这些烦心的事儿此刻都不算是事儿了。

那边，家人在厨房里忙碌着做饭做菜，等到都是我爱吃的一桌子饭菜摆上来，捏着小酒盅和父亲一起喝上两口，贯穿生命过程中的那些记忆和习惯再次返航，无所谓儒雅，无所谓形象，只捡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甩开腮帮子大吃特吃。看到我的这副吃相，坐在旁边的父母就会开心地笑。这时，有两个字爬上心头：舒坦。

无论离家有多久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对我改变有多少，回到家中，那些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习惯便突然迸发出来，舌尖上的味蕾也寻找到旧时的记忆，一切都那么熟悉而美好。这一刻我就觉得，外面饭店里的山珍海味，也抵不过家里餐桌上的家常饭菜。

只有回到家里，才深刻地体会到：家里的饭菜有最美的味道，任何大饭店都无法复制；家里的被褥是最舒适的享受，非大宾馆所能相提并论。无论是坐着，还是躺着，在家里就是一种舒坦。无论吃甜，还是吃辣，在家里就是一种满足。

人从小生活在“家”的环境里，记忆会镌刻下印痕，那便是生命的印记。当我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，被外面的世界渐渐锻造成全新的“我”时，那些有关家的印记便尘封在记忆里。但当我再回到家里，那些有关家的记忆再次活跃起来，那种情感就像记忆合金，无论被打造成什么样子，遇到熟悉的环境，就会慢慢融化，按照在家成长的记忆慢慢复合，然后就回到了从前的样子。

真情流淌

怀念娘的腊八粥

■刘士帅

这几天，气温降得很厉害，走在街上，冷风吹得人直打颤。

寒冬到了。

一到冬天，就很容易让我想起腊八粥，想起娘做的腊八粥。

娘是北京人，当年跟爹不远数百里来到爹的家乡。虽说异乡的一方水土改变了娘的京腔京韵，可是娘的很多生活习惯却从老北京那儿一路延袭，煮腊八粥就是其中的一个传统。

我们当地人对腊八粥是不屑一顾的，然而娘却总是记得腊八那天要吃腊八粥。俗话说，“腊七腊八，冻死鸡鸭”，可见，那时正值冬季里最冷的时节。

我在家乡上了九年学，娘无论严寒酷暑就整整早起了9个年头。而腊八那天，娘越发起得早。娘说，老北京的土话讲：“谁家的烟囱早冒烟，谁家的高粱早红尖儿。”虽说那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，但又有谁能否认那是劳动人民对丰收的希望与寄托呢？

腊八那天清晨，我也会起得较往常早些，看见锅里那黏糊糊泛着清香的腊八粥就直觉得口水横流。盛到碗里，是稻米、高粱米、小米、玉米、红豆、绿豆共同熬出的芳香，望着窗外静寂的“夜空”，望着娘被烟熏得流了泪的眼睛，望着那看在眼里甜在嘴上更甜到心窝的腊八粥，真是让人不忍吃掉。

娘说，这腊八粥不仅人要吃，家里的牲畜和家禽也要品尝一下呢！于是，腊八那天清晨，我家养的猪呀、鸡呀的就全都有了可口的“点心”。最有趣的是，每每过腊八时，娘还要给院子里那棵经年的老椿树也抹上一些。娘是善良的，善良的娘不仅与人为善，也关爱家里的一切生灵。

初中毕业，我考到了异地的学校，就很少吃到娘做的腊八粥了。可每年一到腊八，总不免忆起那飘香四溢的腊八粥。

求学之后，是更加漫长的求职生涯，在外面奔波劳累，偶尔回趟家，也是来去匆匆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抽空回家看望娘，因为时间紧，转天一早就要离开。

娘说：“还真是巧了，明天刚好是腊八。一晃，你已经6年没在家里吃娘煮的腊八粥了。”

我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，眼睛却是湿湿的。是啊，这一忙，竟然连腊八都忙忘了，可是娘却清楚地记得我离家的时间。

那一夜，我和娘睡在老屋的土炕上，聊了很久。鸡叫三遍的时候，娘和我都还没有睡意。

娘说，你睡会吧，娘去给你做腊八粥。

我说，时间还早呢，娘也睡会吧。

娘说，这腊八粥哇，做得越早，时间搁得长些才好吃。

娘起身了，我也跟娘一同起身。我帮娘抱柴烧火，娘在淘米。娘淘米的动作不很利索，因为那时的娘已经得过一次脑栓塞了，可是娘还是像往日在田间劳作一样尽心尽力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浓烟弥漫着老旧的堂屋，屋外的寒气不时往屋里窜，娘的一头白发在冬日的寒风中抖颤，我和娘边说话边做着那香甜的腊八粥。

那一次的腊八粥我一下吃了三大碗，直吃得肚皮鼓鼓的。我知道，这便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母爱呀！

谁知，那竟是我最后一次吃娘做的腊八粥。转年春天，娘在老家的河埝上溜早时突发了脑溢血，倒地昏迷，几分钟后就化作了天堂的一缕青烟，再也没有醒来……

天寒地冻的日子里，没有了娘，没有了娘的腊八粥，异地很冷，冷到心寒。